

孟子論衡

竹添光鴻漸卿氏手錄

七

40  
止



門四七  
號 40  
卷 7



孟子論文卷之七 據朱子集注



竹添光鴻漸卿氏手錄

盡心上

盡其心者章 三段格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此章三節。重在次節。首節以聖人引起。猶中庸以誠者陪起。誠之者也。末節以命字提醒。世人正是策勵人。使之存心養性。以事天也。此與牛山大體。天爵欲貴以下諸章同意。皆是諄諄教人復性耳。○則字口氣緊。所以二字口氣緩。細玩此數虛字。而章旨可曉。

孟子論文卷之七 竹添光鴻漸卿氏手錄

盡心之量而無所闕則便知心所自來與性所從出。一氣俱到此知字如中庸知天論語知天命不是知識行後而有契之謂也。存心養性是第二等學問人故曰事天。○注以知性為格物盡心為知至是知性之後必至久而後心始能盡矣。今日知性則知天是性與天一事。纔知性即知天如此則是知性知天然後始盡其心矣。夫性者人心所具之理也。天者理之所從出也。性既具於人之心必人事盡而後天心見。未有天德已達而後聰明睿知始充其量者也。故孔子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皆在三十而立之後。則此知字即朱子所謂默識心通非窮究事物之理之謂也。蓋同此一知而功候則有淺深。如人知忠知孝此知字淺及至盡忠盡孝無一毫遺憾方於吾性中一點豁然之仁愛自覺得淪浹周通。而因於天地間一種盎然之生氣自覺得昭合無間。此知字深也。豈可曰知性然後盡心乎。○盡心是就成功者言窮理存心養性皆盡心。甲內事窮理又在存養前。孟子牛山求放心養身立大等章皆未言及窮理行即該得知也。○心者何即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也。性者何

即仁義禮智之性也。盡心者即盡其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也。四端之發皆擴而充之以滿其量。即所謂盡心也。知性者吾心既盡則於吾性之仁義禮智默識心通淪浹周遍。此如治家之人凡事無不料理周到則於家之所有毫髮無不洞悉也。○盡字乃全盡之盡非窮盡之盡。○知性本文特以人性言而注乃包萬物籠天地意却不切且知性盡心元與致知格物異科。注大學之序不倫。○二節養其性養是培養儘有工夫不特順而不害禮智之性存心之外別無養性之法。○盡心知性知天者聖人之事也。存其心者未能盡其心者也。故須加存之之功必存之既久不待於存而自無不存。然後可以進而言盡。蓋知天之知如知州知縣之知知州則一州之事皆已事也。知縣則一縣之事皆已事也。是與天為一者也。事天則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猶與天為二也。天之所以命於我者心也。性也。吾但存之而不敢失養之而不敢害。如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者也。○末節修身以俟之乃以足妖壽不貳之意修身以俟纔是死

壽不貳也。只是一件事。注已支離。又牽合。○不以夭壽二其修身之心。存心養性。但一心於修身。以俟禍福之至。則命立矣。若預慮其應。任智數以營為之。則非所謂順受其正。此命之所以不立也。此節命字。即下章莫非命也之命。論語賜不受命。中庸居易俟命之命。所謂氣數之命是也。末節之意。不是評論人品。亦不足贊頌聖賢。蓋為學者打穿後壁也。凡人誰不當存心。誰不當養性。而人所以不能存養以事天者。皆為負富貴賤窮通壽殁之見所奪也。鷄鳴而起。孳孳為利。蠅營狗苟。以終其身。違問心性為何物。而存養為何事哉。殊不知此中皆有命焉。命之富貴者。必不至貧賤。命之貧賤者。必不能富貴。命之通而壽者。必不至窮而殁。命之窮而殁者。必不能通而壽。苟見及此。雖殁壽死生之大有關係者。亦不以之奪其見。惟存心養性以修身。而聽殁壽之自來。蓋知吾之有命。而植立之。不使之顛仆也。學者知此。則無人不樂於存心養性以事天矣。○立命立字。是明而易見之意。凡立一物於此。則遠近無不見之。顏淵之夭。伯牛之疾。無人不知其為命。是顏淵伯牛之能立命也。

莫非命章

○飄○陡○ ○ ○持○注○ ○

知正命者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化順作逆。平中得奇。左國多用此法。

依次順叙。當從命中分正非正。然後說到順受一層。今憑空揮括命字。將順受預說在先。指點順受之實。方從後面分兩層補出。命之正非正來。不用順而用逆。局法倒裝。奇矯異常。○順受者。即前修身以俟之。如孔子之曳杖而歌。曾子之易簣而啓手足。以及顏夭冉病。皆是盡道者。又如龍逢比干之殺身成仁。夷齊之餓于首陽。皆是上止一順受字。下止一盡道字。吉凶禍福。自有一定之數。莫非命也。知有命而不敢妄為。亦不諉于命。而廢事。是為順受。○注人物之生。當削物字。○巖墻。危巖頽墻也。不立巖墻之下。非比喻舉一。以例其餘也。凡行險徼倖者。皆立巖墻之下之類耳。○正命。非正命。非對待語。伊川程子曰。莫之致而至者。正命也。桎梏死者。君子不

謂之命然則正命者謂真正天命也非正命者謂非真正天命也自取而已正命只有一個豈有對乎

求則得之章 兩對格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上段言仁義禮智之當求。下段言富貴利達之不當求。上是勉人盡性。下是戒人貪欲。而妙在不說出仁義禮智。但在我二字。含蓄之。不說出富貴利達。但以外二字。含蓄之。又不說出勉人戒人意。而但以有益無益指點之。若一說出。便嚼蠟矣。文之於含蓄。指點處着神者如此。○若正說只云求在我有益。求在外無益。足矣。却從求則得之。求之有道。發明有益無益。方才點出倒法之妙。

求之有道。言百方求之也。求富貴利達之可泣。妻妾者。即是注非。

萬物皆備章 一頭兩脚格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首一句是主。以下二段蒙上申言之。以對待作遞行。山峙中自寓水流之象。首句包括無限性理。反身二句。將功候已到者。墊起作襯托。末二句。正以吃緊為人言。我之心性。乃萬物皆備者也。果能誠焉。樂莫大於此。何以求之。只是強恕。○指點真我出來。與人耳。下二段俱作摹寫我之妙。看觀矣。字兩焉字。自見。

物事也。此亦性善之見。言天下萬善具足。而無外求。乃使人盡心。知性之言也。反身而誠。乃盡心。知性。則無求於外。而樂有餘也。○君臣父子日用彝倫之理。無不備于我。反身者。君臣父子實盡其忠。

敬孝慈日用彝倫實盡其知明處當強恕者亦就君臣父子日用彝倫上推己及人強字最着力行字亦做工夫字面看

行之而不著章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上二句以層折作對待不知其當然而更不知其所以然因是以終身矣紛紛者何有極也可勝嘆哉末句十分重慨而渾雅之中獨留蘊藉之無窮故妙行不著習不察是二項終身由之一句結上二項終身由之即行習不知其道即不著不察其道謂其所以然之理也此章即中庸所謂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之意○著即明也著之察之則知之矣三句一意注中所以二字與孟子語意似隔

習下用矣字妙  
愍世語亦是醒世語

人不可章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止十三字而有四層轉折首句無恥二字分讀第二句無恥二字連讀末句無恥二字又分讀第二句無恥字不是首句無恥末句無恥字又不是上二句無恥首句恥字即是第二句之恥恥字然細看來又不是首句恥字蓋首句恥字泛第二句恥字切首句恥字淺第二句恥字深也止一恥字三無恥字而幻變莫測筆妙至此

恥之於人章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不曰無恥而曰無所用恥語妙蓋自謂得計而以本然羞惡之心為無所用也○連提三箇人字總

機變兩字味自刻心

是喚醒人處

人字重讀無羞惡之心非人也既是個人豈可以無恥乎人與非人只爭有恥無恥故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便不是人了不恥不若人非曰不如人也蓋言不像人耳既無羞惡之心則惻隱恭敬是非之心皆無矣還有那一處像人乎故曰何若人有為機變之巧者謂言行不誠巧詐取給者也淮南子機械詐偽莫藏於己不恥與無恥不同注前說非

古之賢王章 借容形主格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

此章止樂其道而忘人之勢一句平順承上餘皆嶽崎歷落一句一轉一轉一意前以賢王陪起

其字人字親切

本說不得而臣却進一步跌出

後以亟見跌出機神飛動

古之賢者孟子蓋自期待者如此

謂宋句踐章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戰國時尚遊說遊說二字遂為後世儒者所薄而不道然孟子於此言遊而說大人章亦曰說夫孔

不失義不離道係尊樂實際

上文正意已盡末節陡提古之人三字言聖賢立身行道莫不由此一唱三嘆慷慨餘音

子之於魯齊陳衛孟子之於齊梁皆遊也說其君以仁義皆說也故此二章於遊說二字發絕大議論○此篇獨用排偶法人知人不知句偶也窮達句偶也得志不得志句又偶也獨善兼善又偶也即尊德樂義二句雖屬單串然尊德樂義句中偶也一路用偶筆層層卸下七篇中另一格○連用故字一氣推說言士必具此本領然後可以囂囂○故士以下撇開遊說總舉士之全付本領至末節望古遙集長吟遠慕將伊呂身分和盤托出孟子蓋自道也

爾雅釋言以閑釋囂囂即閑也楚辭湘君篇告余以不閑王逸注云閑暇也招魂篇待君之間此注云間靜也暇則自得靜則無欲一說囂蓋傲之假借傲者倨也倨者自得於己所為無欲於他人所有善惡雖殊為義則同故趙氏解為自得無欲之貌耳○道義一也自其處宜而謂之義自其行諸外而謂之道義主守偏重於窮道主行偏重於達故為分屬其實亦可互見者○故士窮不失義以下三節皆從尊德樂義中講出所以囂囂之故非寫囂囂之實也可以囂囂當找於章末時解

謂後二節即是囂囂正面大非

待文王章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以凡民視豪傑逆跌頓落精神百倍  
孟子未得及孔子之門此言殆自道以鼓勵天下云○注曰降衷秉彝曰無物欲之蔽並非本章之意○凡民豪傑非專就人品別高下當從興不興分凡民與豪傑不當從凡民豪傑分興不興總是鼓舞人為豪傑意

附之以韓魏章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歆然則過人遠



矣。

窮漢子暴得富貴，頭輕脚重，不知作何許光景。天下所以無士品也。今日自視欲然，則既得富貴之後，真如未得富貴之前，身上自有心中自無，不必矯矯然小看富貴，而亦無所用其驕態。此是何等卓識定力。推此志也，即所謂富貴不移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英雄者也。  
家猶云富也。

以佚道使民章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

怨殺者。

使民殺民，民之怨怒正不可逃。言外須見此旨。

王者無日不思佚天下，深知所以佚之之術，不外乎勞。故不得已而勞之，非曰一勞可以永佚也。亦

非曰先勞而後佚也。蓋其所以勞之，即其所以佚之。凡勞之事，皆佚之念所結而成。故民之於勞也，視如飲食啓處之不可須臾而離，且歡欣而從事於勞，何怨之有。聖王無時不欲生天下，其生之術窮或不得不出於殺，非謂殺之無赦，以示威也。亦非謂殺一人而生天下也。蓋其所以殺之，即其所以生之。凡殺之舉，皆生之念所隱為。通即所謂生入而當謂之仁，殺人而當亦謂之仁者。故民之受其殺者，未嘗不願得所以更生之路，而罪無可逃，死亦甘心，乃自取其死，並非殺之者之置之死地而不樂生全也。此所謂生道也。何怨之有。讀此可以見二帝三王之治矣。○佚道生道之道，當就心說。民之服從，在心不在事。故君之使民，不以佚道生道，雖不勞不殺，而民猶或怨之。况勞且殺乎。此章當從背面推講，如是意方完。

霸者之民章 形容贊嘆格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

末四句提筆空中贊  
嘆上顧睥睨下顧驩  
虞

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夫  
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  
補之哉。

此論王者之功用。首節分王伯。次節申明睥睨氣  
象。三節推出所以致民。睥睨之故。所過者化三句。  
寫王者之德。小補是霸者作用。豈曰小補之哉。贊  
王者即以黜霸者。一筆作兩筆。首尾相顧。神完氣  
足。○殺之三句。直接上文。一氣讀下。○流字下得  
奇警。凡人物舟車之行。皆須費力。惟水之流。自然  
而然。毫不費力。天地無心而成化。如水之流也。聖  
人有心而無為。亦如水之流也。天地以美利利天  
下。而不言所利。君子曲成萬物。而泯然無迹。則  
是上下與天地同流矣。豈如霸者之小補之哉。  
王之民如雨露之草木。伯之民如桔槔之夏畦。○  
舊文睥睨。從日為睥。俗從自作。睥非也。音義曰。睥睨。  
張云。與昊同。說文。胡老切。義與浩同。古字通用。○  
致人驩虞。不必有違道干譽之事。但其所為人得

而知之。故驩虞耳。○所過者化。二句。化屬用。神屬  
體。化即神之推行也。神即化之主宰也。二語亦見  
荀子。荀卿嘗學於子弓。子夏之門人。其師說與子  
思氏同。出聖門。故其所述與孟子合者多矣。○從  
民所乏而給之。從民所惡而除之。故其德  
惠民見而知之。所以驩虞也。此謂小補。

仁言章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  
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  
教得民心。

身出仁言。不若人傳仁聲之入人心深也。此二句  
為善政善教之引。故下只申說得民。而入入處再  
不提。起也。注求之於深遠。故失之。○民畏民愛。是  
善政所以不如善教得民之故。得民財得民心。方  
是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正而惟民畏政。故上得  
民財。惟民愛教。故上得民心也。○注訓得民財。句

確不可易得民心謂為不遺親不後君則又較民愛推而廣之矣

人之所不學章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只言知而連愛敬二字說則有能矣

此篇只重仁義上妙在前幅不說出仁義先從不學不慮指點出良知良能又從良知良能指點出愛親敬長此兩層俱於空中虛發至末段然後從虛步處起處知能並言中間但言知而能在此中文字止十四句而連用八個也字作結語語是指點神情○翻若驚鴻宛若游龍

良只謂其出於自然未雜人為耳如曰溫良易良慈良可以見字義勿大重說首節泛說未指其善夫兒之銜乳求食知人之喜愠亦皆良知良能矣豈容皆指為本然之善哉必如下文所謂愛親之仁敬兄之義而後可以本然之善解焉孟子蓋就良知良能中抽出本然之善以示人已○孩兒笑也又頷下曰孩提挈也孩提謂撫其頷使之笑挈其手使之步也孩比提較小兒初生十旬撫其頷則笑○達猶達之於其所忍之達是擴充非通用若為通用則無他二字無着落

舜之居章 形容格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木石鹿豕江河觀貼得妙

此章即易大傳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二語形容聖人之心甚妙○道理是一層口氣是兩

層○有下半段，才有上半段。以上半段，視寫下半段。空中形容感通之妙，一片空明，毫無滯碍，與魯論吾與回言章同一活相。○及其一轉甚捷。

居木石遊鹿豕，與聞善言見善行對看，一是至靜，一是方動。異人幾希，與決河莫禦對看，一是靜而未感，若無甚異，一是動而有觸，其應至速。通體精神全在及其二字，唯其無甚異，入時內之所涵，至虛至明，萬理具備，故及其應物時，善言善行偶有感觸，則決河沛然而無稍留滯，全體畢呈矣。

無為其所不為章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當體指示，何等直截。

不義者不可為，也不善者不可欲也，不可為者貴於無為也，不可欲者貴於無欲也。然此豈過高之行，難能之事哉？人本各有所不為也，本各有所不欲也，但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

矣，何必他求哉？李注是論理，不合孟子口氣。○所不為不欲，仕宦問之窮約，少壯問之孩提，閭室問之大廷，白晝問之清夜，轉念熟計，問之初心。

人之有德慧章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獨孤臣孽

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此與生於憂患章同旨，彼歷叙聖賢而斷之，此先發議論而就人以實之。德慧言本體，術知言作用。德慧則事理，知無不明，術知則事理處無不當，四字乃文家鍊字法。德無慧則知經而不知權，術無知則可常而不可變也。○人之有小疾，常需在身不去者，是為疢疾也。孤孽即疢疾，非真疾也，故注曰猶災患。○危是危厲之危，謂惕焉悚懼。

有事君人章 四段格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四有字就古今現成者指點各節兩者字相呼應下四句俱要得摹寫上四句之意方是四者字之神也

容悅二字聯讀容謂為君所容悅猶快足常情不得於君則熱中唯以得於君為快是容悅也為悅悅字與以為為悅以長為悅不得不可以為悅之悅同○為容悅亦謂略修飭勤職事是君三字見隨所幸之君承趣向而消息焉事齊君則以這箇事衛君則以那箇是雖非好事亦士人之通套未得指為阿徇逢迎之小人夫擬人必於其倫如何把側媚小人與下面三種人較其等級邪○天民言龍德而隱者也天吏之天不與天民之先覺同不為人所制故曰天民民者無位之稱與上臣字

對伊呂天民之達者也夷齊天民之窮者也安社稷臣不從君者天民不復事一國之事者至大人此其最盛者也注未達首舉事君人之意○天民才大可與語治矣未足語化至正己而物正則化矣如大舜者也注以無意有意別天民與大人殊失孟子之旨

君子有三樂章 有起有結中分三段格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一起一結中分三段一言盡倫一言誠身一言育才俱以王天下相形○首結二語語雖一樣而有上虛下實之不同

中三段俱作想像之辭蓋甚見其難得也

下章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正君子所樂此何以言王天下不與存只是說得位而已未說到其道大行也。斯道之傳是宋儒所創道統之說不必講入可也。

廣土眾民章 前反後正四層格

孟子曰廣土眾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

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

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

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前二段由所欲引起所樂。由所樂引起所性。二段有借客翻主法。後二段連提君子所性。一是虛論所性。一是實指所性。二段有一虛一實之法。上二節層遞而下。講至所性則先將所性不存之故

兩層遞注所性

釋明然後疏所性之實法最變化。○疏所性之實。精確簡嚴。一字不可增損。是天造地設文字。○晬然。盜然。不言而喻。形容語極妙。

廣土眾民。以身為國。君言之。與下為王者對。注失

之。○所樂不存焉。言一國之治小矣。故不以為樂。○所樂不存。言未足為樂也。所性不存。言於性分

無所與也。即是下不加不損。意下節正申明之。○注謂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夫無一不被澤。堯舜之猶病者也。談何容易。○君子所性。所字要

明。所欲所樂。所性。三字同。不可將性字認成死字。是性字此做活字用。只是君子之所受於天者

云爾。○分者所受於天之分也。即所性之分也。分定。兼天資學力在內。他人於分有虧。自說不得。分

定。○第二個君子所性。連下仁義禮智為句。言君子所性之仁義禮智也。若於君子所性。讀斷。便難

解。○其生色也。晬然句絕。其字指仁義禮智言。色舉一身言。根於心。自生於色。如所謂本立道生。見

於面。仁義禮智之生色於面也。盎於背。仁義禮智之生色於背也。施於四體。二句。仁義禮智之生色

於四體也。○生色以下，不是效驗，正是根心滿足處。所性到此，方盡此之謂分定。○禮記君子和而所施易如淳云：流猶移也。史記萬石君傳云：劍人之解施於四體為流於四體也。○不言而諭猶言不令而行，借喻人之語以狀之。○性與人同，君子能仁義禮智，根心者，此中却有工夫在。蓋全乎天，不雜於人，故不為氣拘物蔽。注先說氣稟清明，方接入無物欲一句，遺却君子前此定性工夫，便似天降才厚於君子，未免罅漏。

伯夷辟紂章 一意到底格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己歸矣。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

格法純用逆

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兔，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通篇只重善養老三字，凡提四個善養老句，又提四個老字，一意直貫到底。○五畝節詞氣似斷而意實相連，此急脈緩受也。所謂西伯句，忽然遙接首節善養老句，此緩脈急受也。○五畝之宅，節承上天下有善養老來，泛論養老之道，不必粘煞文王末節所謂西伯善養老者，一拍方有勢有力。若次節便粘文王說，則末節重複矣。○老者無一凍餒，方是王民暉暉，方是王者之政。若後世賜帛蠲

粟正煦煦之仁，予子之義耳。○首節為一段，言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己歸也。五畝之宅，一節為一段，言養老之政如此。所謂西伯善養老者，一節為一段，則贊嘆文王之養老，皆使衣帛食肉，非尋常所可幾也。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此者字與上文養老者者字不同。上文者字承西伯指人也。此者字承所謂指事也。○教之樹畜，樹藝之也。畜畜養之也。音許六反。○無帛肉之不煖飽，與無衣食之不煖飽稍差。終不煖不飽，尚未即凍餒而已。謂之凍餒矣。謂之古者謂之也。○文王之民二句，是古語。○末句此字指衣帛食肉言，不指田里樹畜。○通章大意若曰：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己歸。伯夷太公之已事可觀矣。養老之政如何，五畝之宅云云也。伯夷太公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即制其田里云云也。夫制其田里云云，何以為善養老也。蓋養人者使之免於凍餒焉耳。而老者與少壯不同，非衣食粗足即可免於凍餒也。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乃衣帛食肉之謂也。故曰善也。善養老者，豈止如後

世尊養三老五更之具，文云爾哉。

易其田疇章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

劈空而起，胸中先有聖人治天下五字，無弗與，暗伏仁字。

前半段為如字作根，本陡然揮筆，有壁橫秦嶺之妙。

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不過衣食足而禮義興耳。而水火一喻，遂如生龍活虎，筆勢矯變，使尋常蹊徑都化為靈竒。○通章眼目在至足二字。上二節足之由也。下民仁足之及也。○首二段橫空而來，勢如風雨，民非水火句，忽斷忽離。聖人治天下，忽續忽合。斷離合之妙，不可思議。○看他起筆，本借水火以為菽粟之例，然使平平說起，則全神不動，故無頭無腦，突然從空說一句：民非水火不生活，令人茫然不



解所謂而其精神則直貫至末句此起筆之妙也  
 ○看他換筆本言菽粟足則民仁乃至足字却用  
 在水火喻言上至菽粟之足則竟曰如水火此換  
 筆之妙也○看他藏筆本言民足則自仁然使前  
 已露出仁字至末節再煞便不靈醒今於水火一  
 喻詞語反覆俱注到一仁字而仁字却一毫不露  
 必至末然後跌出生靈活現此藏筆之妙也○看  
 他疊筆本言菽粟足而民仁然使中間不將菽粟  
 如水火再一跌頓則轉落亦  
 不甚生動此疊筆之妙也

一切經音義引國語賈氏注云一井為疇九夫為  
 一井是也易者所以休地力也周官大司徒職不  
 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  
 三百晦鄭司農云不易之地歲種之地厚故家百  
 晦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家二百晦再  
 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晦是地有一易  
 再易之分易其田疇謂此也不易之地惟都鄙有  
 之若遂人所掌郊甸之制上地亦有萊五十晦則  
 亦非不易矣蓋休而不耕故地力有餘多黍多稌  
 實由於此乃先王制民之產之精意若訓易為治

則是憂百畝之不易者農夫也非聖人治天下之  
 道矣○首節使字為下節使有菽粟生根財不可  
 勝用不言使  
 蒙上文也

孔子登東山章 喻言正意夾發格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  
 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觀水有術  
 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為物也不  
 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此篇惟遊于聖門句與君子志道兩句是正意其  
 餘句句是喻言却句句是以喻言作正意前提聖  
 人二字後提君子二字學聖人者為君子前後關  
 照處文之眼目在此○此是喻言正意夾發到底  
 之格中間看他言觀海言觀水言流水凡三以水  
 喻而不見重複以三處各一意而句法亦變換也

○先以登山喻其道之大，再由賓而主，借遊其門者，倒足大意，至於大中之本，正而不見，全就喻意點明，而求之以漸，仍以借襯而醒，極平實之論，化作最奇變之文。○篇中有賦，比興三體，觀海流水，是興，觀水，日月，是比，登東山，登泰山，乃賦，而此也。○正喻錯舉，忽言山，忽言海，忽言聖人之門，忽言水之瀾，忽言日月之明，忽又言流水之行，於喻之中，復又雜舉焉。此七篇中，別一格也。○隨手結構，即賓即主，若必執定山水日月承接，則鑿矣。難以語超，忽奇變之妙也。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蓋孔子嘗有此事，故孟子假以喻聖道高大。○費縣西北蒙山，正居魯四境之東，一名東山，孔子所登，蓋此山也。○難為水，言莫非水也，而海為之至，觀於海，則天下之水皆難以進於前也，表記以義度，人則難為人，考工記蓋已崇則難為門也，皆古雅之辭，宜參而玩之。注仁不可為眾，語意與難為水異，不必引。○瀾者，水之動也，其水大者，瀾亦從而大，觀水於瀾，察日月於容光，皆就其動作上而知其本之大也。容光，小郤也。○不成章，不達，成章謂一段完。

成也，一段既完，而後進一級，猶水之盈科而後行也。言略於下學者，決不能上達矣。

雞鳴而起章 雙起單收格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前二段分疏，後一段總結，前二段只換得兩字，此亦換意不換句法。

起只是起，孳非起，念頭雞鳴而起，主意在起，即做也，不主起之早起，即做專一，無他之光景耳。說者引平日之氣者非。○李奇注漢書云：蹠，秦之大盜也。○利與善分明兩段矣。蓋言舜蹠之所以分，由利善兩間而分也。右馬則善，即舜徒，左馬則利，即蹠徒。程注所爭毫末，恐大深，非本文正意。○同一孳孳也，孳孳於善，則為舜，一邊人，孳孳於利，則為蹠，一邊人。如是說，問字意思亦自明白。此章教人

也擇術

楊子取為我章 三段一斷格

前三段平列後段總斷與前篇同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墨子

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

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

而廢百也

以權說中千古創論  
總結三子一以賊弊

惡執一三字是主○為我兼愛易辨執中一

層難辨末節口中兼指三子意中偏重子莫

取為我言以為我為己道也取者以此為是也

主張之意未見僅足之意○摩頂放踵摩磨通磨

頂以至踵一身消滅無餘也苟可以利天下雖消

滅一身之事亦為之甚言利物不愛身也是拔一

毛之反對注摩突難通○執中無權中者揚墨之

間也揚子為我執一於為我墨子兼愛執一於兼

愛揚則專於穿裘也墨則專於穿葛也子莫則取

裘葛之中而穿袂者也揚之裘夏太熱墨之葛冬

太寒唯子莫之袂冬不太寒夏不太熱而舉不適

其宜亦與專葛專裘者同失矣○舉一而廢百墨

子取夏葛之適揚子取冬裘之適舉一也冬不裘

夏不葛春秋不單袂廢百也非無一可而其餘皆

不可行也子莫專袂而不裘葛其失亦猶是也故

上文曰猶執一也○墨子鄉鄰之鬪亦被髮冠纓

而救之揚子同室之鬪亦閉戶子莫則同室亦束

髮攝衣冠而後救之鄉鄰亦束髮攝衣冠而後救

之不敢被髮不取閉戶其狀似中而無一當可也

○為我亂義兼愛亂仁執中亂中○所謂舉一廢

百者蓋取為我則民物所不顧也父子兄弟所不

顧也君臣朋友皆所不顧也所廢者豈不多乎兼

所避者弗能謝也。所廢者豈不亦多乎。○揚墨蓋狂狷之類也。但其師心自是，不得聖人而折中之。故狷而不學，偏執於自守，則其究至於技一毛利天下而不為，狂而不學，偏執於進取，則其究亦至於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也。子莫則懲於楊墨之偏，而為此含糊摸稜之說，但執無權之中，蓋亦鄉原之類歟。○中難識，權字尤難識。今人爭言權，然皆委曲義理，以就已私，又不若執一者，雖不通於事而猶得存其名，雖不達於時而猶得伸其志也。故曰：柳下惠則可，吾則不可。此又學者所當知耳。

飢者甘食章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

人心亦皆有害，言人心亦皆有飢渴之害。轉下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方有根。○人能無以飢

渴之害為心害，此正喻入化句也。孟子最善用此等句。

人於其所嗜好，猶饑渴之於飲食，不失其正者鮮矣。注獨以貧賤言之，未悉。○注兩不暇擇，未當。蓋飢渴害口，則以淡為甘，以漓為醇，飢渴害心，則欲其所不欲為其所不為，如斯而已矣。

柳下惠章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此倒句法，正言之則如云：不貶其介以換那三公也。

音義曰：陸云：介謂特立之行。文選注引劉熙注云：介操也。○介字自是他裡面骨子，和其溢於外者耳。本不是兩個物事，故和不易而介亦不易。三公不易，則真無之可易矣。此極力表明其介正見和之不同於尋常，非謂和之外另有一番介節，令人不可及也。

有為者章

及泉已藏辟若句絕不說明語半而意全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

亦以喻言作正意

有為者兼德學事功說不可專主為學○鄭氏注周官儀禮包咸注論語王逸注楚辭大招皆云七尺曰仞趙岐注孟子曰仞八尺也按八尺似是說文仞伸臂一尋八尺从人刃聲書為山九仞孔傳八尺曰仞正義云考工記匠人有畎遂溝洫皆廣深等而澮云廣二尋深二仞則澮亦廣深等仞與尋同故知八尺曰仞○猶為棄井也棄井猶云廢井也謂其為無用棄物也非自棄其井之謂○呂說大深本文之意未必及于此

堯舜性之章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

末二句嘆惜之辭

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三之字與後章者字有別者字就人言之字指仁義言言其誠偽不同

五霸之假仁義亦不能久時假時歸竟不過濟一時之私而已若能久假而不歸則遂能與本心渾融或進乎真惜乎五霸之不察也惡知其非有也謂其遂為真有也○是習與性成之意聖賢勸人之善如此而注反以趙說為誤何也

公孫丑章

斷制格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直截簡盡

狎親暱也。不順不順于道，謂近侍便佞之徒。不狎于不順，言不使其狎于不順之人也。狎屬六甲，不屬伊尹。○伊尹一生之志，全在堯舜其君，所以可放可復，不曰心而曰志，正在自己念頭上打得過。則可則篡，兩邊判斷處如老吏鞫獄，一毫無可躲閃。

詩曰不素餐章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丑疑孟子傳食為素餐，孟子見得不但素餐，且是不素餐之大更進一步語。○當與彭更之問傳食諸侯章參看，彼詳此畧。

王子墊章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尚志二字是主，居仁由義是尚志之實。○叙仁義先反後正，分作兩層。大人之事備矣，進一步作結，無窮。士何事，士是學者之通稱，非卿大夫士之士。王子墊之問，乃暗斥孟子也。與上文素餐之問意同。○仁義而已矣，心之本體即仁義。故志之所尚亦即仁義，非強之。

仲子不義章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

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言以與齊國為不義而不受也。詞例與周書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同。蓋仲子之廉。概以不義二字為標目。既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則假令與之齊國。亦以為不義之國。而不受也。必矣。注云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推此意似義則或容受。仲子果能有義不義之辨。為之辭受。則於彼奚病。○信之人信其不受齊國也。注云信其賢。不知從何看出賢字來也。玩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八字。則小者必是已然之事。指舍簞食豆羹。大者必是未然之事。指不受齊國。兩信字相呼應。○或疑是舍是字無所指。殊不知所指甚明也。夫仲子之居於陵。通國皆知之。則一題仲子而仲子之所以為仲子者。昭昭矣。讀者但將仲子二字一頓。文義便曉然。○人莫大焉。二句倒而成義。莫大焉。即指親戚君臣上下。言人莫大於親戚君臣上下。而今

亡之也。○此章不以大廉許仲子也。言人皆信仲子能不受齊國。以其不食蓋祿而居於陵也。殊不知此小廉耳。五倫俱而謂之人。其道甚大。仲子辟兄離母。上不臣於王。不治其家。非人情。不可近。嚴於一介者。或迷於萬鍾。矯於平日者。或露於一旦。以小信大。奚可哉。○厥後楚聘仲子為相。仲子果喜其妻諫之。乃遁。則孟子之言諗矣。注謂仲子必能不受不義之齊國。人皆信其賢。然此乃小廉人之罪。莫大於滅倫。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為賢。無論與人皆信之。字及人莫大焉。焉。字。語氣不合。考孟子平日論仲子曰。惡能廉。恐未必以能讓齊國許之。讓國豈是小廉。以讓國為小廉。又以何者為大節。况齊人止稱仲子為廉士。亦未有稱其賢而能敦大節者。胡為多此一辨哉。

桃應問章

三難三解逐層遞進格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

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問得奇，答得更奇。一片空中樓閣，只論理，并不一毫計及人情之私，乃成此雄言偉論。○執之而已矣。五字直截之至。○惡得而禁，答得更妙。若舜一無所主，直聽其執者，執之只是執瞽瞍，非執法。○竊負而逃，事或在未執前，或在既執後，畢竟不可靠定，只是想度大舜之心，當如此勿泥。○履不著，跟曰履，躡也。躡舉而曳之也。履、躡、躡，三字同。

自范之齊章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孟子曰：王子宫室

此非以廣居壓王子，祇是有觸而鳴，不能自已耳。

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通篇神骨在此。一句然却一點便止，若隱若現，欲盡不盡。○一篇仁者氣象說，却借他人歎想而出，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此歎之詞也。居天下之廣居，此歎之意也。此無他，居相似也。此歎之餘波也。眼中所見，是此人此景，心中所想，是彼人彼景，不覺口中津津道之不置。如此真有一邊若有意，若無意，與居天下之廣居者，若無情，若有情，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一歎神理流連難已。

范本晉大夫士會邑，即今東昌府濮州范縣是。廣輿記：東昌府禹貢兗州之域，春秋齊西鄙聊攝地。



戰國魏齊趙三國之境是蓋孟子去梁之所經也。大梁臨淄相距千里故尹士曰千里而見王孟子亦曰千里而見王若由鄒以往僅得半耳經文明曰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是見王子於齊非見王子於范也云自范者直書其所自至此孟子自梁至齊之明證也。○王子趙注泛指王庶子為是或謂為湣王非也。○貴人自是氣象昂軒風度間雅不似賤人之凡卑齷齪孟子始望王子輒一歎蓋就其品格風標之好處非就富貴驕傲之不好處觀下文况居字可見。○上文歎辭卒然而出此細說其意故下孟子曰三字非衍文也。○呼於垓澤之門垓澤即襄十七年築者謳曰之澤門杜氏注宋東城南門是也門在澤上故曰垓澤之門非門名也趙注云城門不肯夜開故君自發聲耳。○呼喚也凡歎息招呼平聲叫號而呼則去聲魯君呼於垓澤之門是君自發聲之呼應為平聲不應如集注音去聲為叫號之呼以傳呼呵護釋之。

食而弗愛章

此為諸侯待賢不誠而發

以弗愛陪起弗敬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君子不可虛拘意本平正但從豕交獸畜逼引而入分外新闢而幣之未將橫擔於中尤為奇拔超常。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云云言食而弗愛愛而弗敬固不可矣然恭敬亦不可無實故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言未以幣交之時已有此恭敬之心若既以幣交則當用其言行其道乃為有實告子篇曰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與此文正相發明迎之致敬以有禮所謂恭敬也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恭敬而無實矣君子不可虛拘故去之也。

形色章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形色天性踐形  
 理境中奇闢語  
 形色天性也非曰形色天性之所存也蓋曰形色  
 即天性也即形即神即物即則合而為一耳何也  
 天之生人也均賦以仁義禮智者形色所以然之故也  
 戢成形成色則仁義禮智者形色所以然之故也  
 人之承天也既具此耳目手足之形即皆具聰明  
 恭重之理則聰明恭重者形色所當然之則也朱  
 子曰是形是色莫不有所以然之故焉莫不有所  
 當然之則焉疏解甚為確當蓋形而上下無精粗  
 之異性與知覺無道器之殊孔子贊易曰一陰一  
 陽之謂道夫氣不離理理不離氣陰陽之外無所  
 謂道也孟子曰形色天性亦氣不離理理不離氣  
 形色之外無所謂性也宋元以來多分理氣為二  
 殊失孟子之旨○把柳章不曰戢賊人性而直曰  
 戢賊人可知性者即人之所以為人也則天性者  
 即形色之所以為形色也○若曰形色者天性之  
 所存也則下文當曰惟聖人然後可以盡性今日  
 踐形而不曰盡性可知形色便是天性踐形  
 外無盡理形之踐處即理之盡處無兩層也

齊宣王欲短喪章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菴之喪猶愈於已乎孟  
 子曰是猶或紵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  
 之孝弟而已矣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  
 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  
 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

婉靚流奕如秋水芙  
 蓉倚風自笑直文家  
 妙品

適有王子之事故引以相証作文有兩事相  
 形者皆此法○先點事後點問妙絕筆法  
 齊宣王欲短喪意在變今非變古蓋當時久不行  
 三年之喪直已而已矣齊王殆聞孟子之教知已  
 之不可而又以三年為過故欲酌易而從菴○是  
 猶至云爾十六字是譬喻亦教句收正喻兩意孝  
 貼短喪弟貼紵臂○儀禮喪服記公子為其母練  
 冠麻麻衣線緣既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

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大功章公之庶昆弟為其母傳謂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蓋公之庶子雖父已先卒猶厭父之餘尊不得伸母之服不言厭於嫡母也自趙岐誤注孟子朱子沿之而遂為世所口實明初大明令載庶子為其生母齊衰期注曰謂嫡母在室者後孝慈錄成益定其制讀自製序文真有冠履倒置之歎○莫之禁王子欲終喪而不得是情屈於分王制有禁也三年大喪則聽伸至情王制無禁矣禁字當如是看

君子之所以教章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單一句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章三句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再變一句

前用倒裝句後用順接句前倒裝五字在下則中間五個有字方可緊頂後順接此者句則中間五

個者字方可總收文之細密如此○時雨化之形容語特妙

所以教之者五舉設教之大概耳蓋不止人施一教而兼數教者亦有之不必泥定一輩流揀出其人以配之○成德以其大者言之達材止以其才性所長各達其一言之而已成德達材不獨因其所長而教之如因其短長而進退之因其敏鈍而抑揚之皆是○有答問者是隨問而答焉已非教育而成立之者是疏遠外人如季康子孟懿子之類及魯衛之君是也如樊遲萬章實着力學道者未可疏外之○此章言教者有五如注所說教者四而一則受教者也恐非孟子意蓋私淑艾者謂不敢正告而私竊教之謂若宰我既出孔子言其無三年之愛於父母季氏旅泰山子謂冉有之類淑字進善邊居多艾字去惡邊居多

道則高矣章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

拙字與下能字對  
君子四語說正意即  
帶喻說下是正喻夾  
寫法

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不為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大匠四句，正答道不可賤。君子引而不發，四句則言道亦不必賤也。上下雖一意，而實有二義。○引而不發，亦是正喻。入化句，○中字對他高字，道字對他天字，立字對他登字，○說個使則責在教者，說個從則責在學者。此相對針處。

宜猶殆也。○彀，彎弓而滿也。滿而未發，射法之體腦全在于此矣。率，法也。彀率，謂彀之方法。○引而不發，躍如也。引，引滿也。即所謂彀率也。有物躍於中，小發其口，則驀然而出，是謂之躍如。引字對躍如，說君子但一引，而所以命中者，已躍如矣。此句重引字，不發字，不重言君子但引弓持滿，而所以命中者，即此而在也。○引而不發，此以射喻中道而立，亦是比喻矣。中是中間之中，非非難非易之

謂道是道路之道，與上文道則高之道不同。能者從之，句中暗含其不能者，吾未奈之何之意。○以過不及解中字，於理未嘗不悞，但入孟子口中，反失孟子比喻語妙。

天下有道章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

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殉字奇而切。莊子亦曰：小人以身殉利，以身殉名，單為以道殉人而發。末句妙在將未聞二字說得冷而嚴。

殉道，謂死生榮辱皆聽於道也。非特必退。○天下有道，身主也。道從也。驅役如意，天下無道，道主也。身從也。從者安得不繼續從其乎。○下以道字就人之所體而言，以道殉乎人，言以體道之人而姑貶其道以阿世也。賤道意在殉人，不在以道內。

殉如殉葬之殉，死死  
靠定骨朽形虧而無  
暫時之可離，下字很  
絕奇絕。

公都子章 含蓄格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有二不說明。妙有含蓄。

孟子不答。蓋亦不屑之教誨也。使滕更知此意。必當有所悟。故因公都子之問而發之。○挾有勲勞。謂此人有經歷。嘗於人家國立勲功。猶云挾賢之類。○滕更有二焉。其一挾貴。其二未詳。滕君之弟則或挾故歟。

於不可已章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

所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

句變

一處事。一待人。一為學與為治。

已所不可已。便是怠薄。所厚便是忍。進銳退速。便是躁。皆不合道。注上二項為不及。下一項為太過。非也。

君子之於物章 一反一正格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上兩而字。倒折。下兩而字。順推。理一分殊。靡不包舉。○固是天理本然之節次。尤為人心一定之權衡。不及則揚。太過則墨。

愛字。仁字。親字。須要分別。愛是愛。憐凡物有可愛憐者。又有不足愛。憐者是。章就仁道辨其等級。故

逆折順跟。俱以親親為本。尤見萬化有根。此最一篇之要義也。

物者舉其可愛憐者犬馬牛羊鳴禽花卉之類是也其不足愛憐者則非此章所及凡草木蟲魚之類是也

知者無不知章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歆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前段妙在句句開句句合無不知無不愛是開當務急親賢是合堯舜之仁知是開不徧物不徧愛是合直是無筆不轉後段妙在連用譬喻又妙在純用反言通篇六層對翻而未只一句收束筆力最緊○前段連用四個急字末不知務暗結急字意

愛與親相對

堯典命羲和曆象授時所謂急先務也疇咨若時以下總是訪賢所謂急親賢也舜典在機衡類于上帝輯五瑞至於巡守四朝象刑四罪亦皆專先務詢于四岳以下亦皆專親賢則孟子此章括盡二典全旨矣○堯舜之知而不徧物物事也與舜明於庶物之物同言不徧必是有所未知也注不解不徧之義豈有所嫌於此邪然不徧不足以為盛德之累若日月之食聖人不知其數而不失其聖西洋之人其於天度之數繭絲牛毛而不知人理所謂無齒決小功之察矣○問問之人也言躬自放飯流歆而問無齒決之義於他人是不知所當先務也○此平論仁知而結之以不知務仁知之理始終亦未有不一貫者也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on the right page, mostly faint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盡心下

不仁哉章

先論後叙格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先有下半截意而以上半議論引起之。看他憑空起一議論以形出不仁文勢何等飛舞。下段土地是指所不愛子弟是指所愛而以應上語結之。○仁者四句只用數字虛翻聲色俱備。○糜爛字驅字殉字下得慘。

復猶報也。復，怨復讐之復。○既云子弟可知不止，太子其他猶有數人也。○外注謂承前篇之末，不然必。

春秋無義戰章

○一語○斷○盡○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將征字注明春秋之無義戰可知。

春秋征伐，都是敵國相征。假令有彼善於此，亦唯五霸事業，究是無義戰。○春秋之筆戰伐，非逐一譏貶者，不當據胡傳作解。是章只論其世耳，與書法無干涉。

盡信書章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

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此為當時好殺者垂戒。○總為血流漂杵一句，前面從書說到武成，從武成說到仁不仁，俱是虛發。直至結末一句，方是正旨文之結末出題者，其法本此。

紂惡雖貫盈，先王之澤猶在人心。周克商之後，叛人屢起，頑民不寧，此可以見天下思殷之深也。然則牧野之戰，豈無忠臣烈士爭先殉國者，纍纍盈野乎？流血之漂物未足為怪。孟子之論，有為而發，不必深辨可也。

有人曰章

開口亦奇

深惡之詞

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

首節立案，次節末節相呼應，以發明之。



次節舉湯武以明好仁之無敵

未又言好仁所以無敵之故

曰奚為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四章皆惡戰之意。三章言仁。一章言義。以義行師。即仁人之無敵矣。仁義一也。○國君好仁。仁二句。一篇主意。中間引湯武二事。以發明之。末又正提。而以焉用戰三字結之。何等精鍊。○引湯事不說出。湯是暗引法。

天下無敵焉。敵字活。敵之也。焉字不可忽過。與上章無敵於天下稍不同。○司馬法有二說。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說。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孟子所言與後說合。戰國策。蘇秦說魏曰。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于牧。又說趙曰。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為天子。呂氏春秋仲秋紀。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戰。言皆與孟子合。然則書序云。

虎賁三百人。轉寫之誤耳。○若崩厥角稽首。六字為句。厥角猶頓首。與稽首相對成文。漢書諸侯王表。漢諸侯王厥角稽首。應劭曰。厥者頓也。角額角也。稽首。首至地也。文選羽獵賦。蹶浮塵。應劭亦曰。蹶頓也。是厥蹶古字通。若崩厥角稽首。乃倒句。若頓言之。則當云。厥角稽首若崩。蓋商眾一聞武王之言。無不厥角稽首。若山冢之猝然而崩也。

梓匠輪輿章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只能不能三字相跌宕。言教者如此。以點醒學者。規矩。教者之法度。巧。學者之自得。亦難仰他人之意矣。巧只是術之良耳。不當深求。勿作妙字解。○梓匠輪輿。泛指其業焉者。不必謂其妙技精工也。尹注上達心悟。豈不太高乎。且上達下學。不可判心言也。莊周斲輪。此無所當。尹氏大失。是章鞭策學者之意。

舜之飯糗章 一段形容格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是將一逆一順形容舜之不加不損心體出來。若將終身若固有之形容聖心至矣。今農家米麥豆皆炒食米即謂之炒米豆即謂之炒豆炒米可以沸水漬之當飯大麥小麥炒之又必磨之為屑用沸水和食謂之焦麩所謂糗也。備乃今之飯乾與此不同而皆可為行糧惟農食樸儉省蒸煮之費往往炒米麥為飯是則舜之飯糗耳。○袵從衣今聲與珍聲同衣之可珍者唯畫衣故袵為畫衣畫日月星辰等也。○被袵衣是一事鼓琴是一事二女僕是一事非是被袵衣之時鼓琴而二女僕也。○若固有之亦當看出其雍雍自得無復暴富麤鄙之態所謂無入而不自得者也。若不慕不動未足盡此章之義。

吾今而後章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

起句突兀

一間耳三字危語悚然

親親戚也父兄舉其重者周官大司馬九伐賊殺其親則正之放殺其君則殘之親言親戚也左傳殺親益榮言叔向僂弟也大義滅親亦如周公僂管蔡引以比石碯殺子也。○間平聲際也如其間不能以寸之間一間少間也有少間而已不相遠也非間一人之謂

古之為關章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

暴。

從古說到今，禦字換一為字，便有多少橫征暴斂，慘目傷心事，在人眼前，拉拉雜雜，不可悉數。

身不行道章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重道字，上言躬行，下言出令。

妻子至近，化必先，行妻子最卑，令尤易從。今則吾之化，吾之令不行於妻子，況其遠者，甚矣。道為起化之原，出令之本也。

周于利章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

亂。

周字是用字法。

周利非富厚，只是精敏于利者，多資則這樣，無資則那樣。國奢則那樣，國儉則這樣。乃水旱兵革，莫不因以取利焉。是之謂周利。國有道則這樣，國無道則那樣。富貴則那樣，貧賤則這樣。及憂樂死生，莫不有以處之也。是謂周德。○周德句是主，周利則不過借喻耳。猶大學以富潤屋，引起德潤身。

好名之人章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錐心之論。

其人指真能讓國之人，苟非其人，即指好名之人。再用一折坐實，更加切至。

以爭小之真針其讓大之假。

不信仁賢章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只作三平。尹氏以仁賢為本。此外意也。

仁賢者國之楨幹。信而用之。則國有人焉。未可量也。不信則仁賢退矣。即且暮間尚未遽退。而雖有若無。究何解於空國而無入乎。禮義以辨上下。政事兼理財用。無禮義則無所以綱維上下者。即苟安於目前。而禍變已深。無政事則無所以統攝財用者。即權宜於一時。而緩急莫濟。其弊與不信仁賢等也。

不仁而得國章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

有也。

如齊宣王者。欲以攻伐得天下。故孟子言之。不仁而得國。蓋就當時形勢言。凡治亂興亡。係於氣運之盛衰。方其盛也。固無不仁得國之理。况天下乎。方其衰也。不仁得國者尚或有之。雖則衰然。不仁得天下。則未嘗有也。當如是看。

民為貴章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

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

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

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此篇民為貴一句為主。以下說次之。正明其重。說為輕。亦明其重。得乎丘民句。申言其重。以作主。以

三句提綱。以下分解。

下說得乎天子正形得邱民之重說得乎諸侯亦形得邱民之重言諸侯有變置是即君之輕以明民之重言社稷有變置是即社稷之亦輕以明民之重通篇俱是發明民為貴一句文有即一句一字而通篇反覆描寫不盡者皆如此法○看他分疏處錯綜參差若斷若續○民與君正對掉一鬼神作中間襯疊尤奇○立社稷是為民變置社稷亦是為民若諸侯危社稷已當變置矣何況毒民妙在偏不出虛民句○得民心方為天子不此得天子諸侯者止為諸侯大夫而已故首句多一而字此字法也○

奇論却是至論得乎丘民得乎與獲乎上有道之獲乎正同三得字並謂為其所悅也釋名丘聚也廣雅丘聚也聚之眾則大矣故楚人謂長嫪為丘嫪亦言大也審是則丘民者眾民也大眾也所謂天下之民歸心也一說區小也釋訓曰區區小也丘與區古同聲而通用丘民猶言小民亦通○首節只列其次策而未發其義下文乃解其意也注在此節未當着解且君尊係於二者云者失本文遞送之意○諸

侯危社稷喪社稷云者皆是套語其實只指危國喪國耳是章乃作實語立論不復依套語之例是又不可不知○變置社稷是毀其壇壝以致責罰之意明春復立耳

聖人百世章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况○於○親○炙○之○者○乎○

起矣直是從後文倒轉來

此夷惠贊也起句有嚮往之神奮乎百世以下極其思慕太史公論贊多用此法○此章在七篇中為第一風神絕世文字若贊言之不過曰伯夷柳下惠聖人也可謂百世之師矣顧乃不先點夷惠而但空嘆聖人為百世之師然後以夷惠實之望古遙集此其情致為何如既又歎後世之人莫不

聞風興起而推服景從其情致又為何如既又因聞風興起而歎其為聖人自思自問自問自答其情致又為何如既又因後世之聞風興起者而思及當日親見之人如繪天神者并其經過草木皆作勁色其情致又為何如然後知天下之至文未有不生於情者情深則文自深矣○首二句提起聞風六句正寫夷惠為百世之師奮乎四句歎夷惠之為聖人末句為聖人句添毫

仁也者章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合而言之道也六字為一句此章直是孟子解說仁字之義中庸仁者人也鄭注曰人也讀如相人

偶之人人偶猶言爾我親密之辭故於文二人為仁曾子制言篇曰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水非水不流相人偶之說由此益明然後此章可得而言矣蓋仁也者人也乃孔門相傳之故訓也然仁即是人何以又製此從人從二之仁字故釋之曰合而言之道也夫我一人也一人也仁於何有必我與人相親人與我相親而後仁在其中焉此即相人偶之義亦即仁字從人從二之意別乎我而為人此分而言之也并人我二人而為仁此合而言之也故曰合而言之道也言猶名言也○仁字解得明白心德功用悉備於此一部論語迎刃而解矣○外注引高麗李信也者實也一句尤難信孟子之時豈有五常之說哉

孔子之去魯章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君子之厄章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詳見于下

貉誓曰章

貉誓曰誓大不理於口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

隕厥問文王也

音義曰貉丁云貉鶴二音既是人姓當音鶴○理兼條分修治之義離騷令蹇修以為理五臣注云令之以通辭理誓曰不理蓋自病其言之無文也○士憎茲多口憎如字讀自明上理字乃分辨之意不必訓賴求理於口即潛夫論士貴有辭之說也憎多口即論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之意言

徒理於口有道之士所不取也○此章之文止於士憎茲多口下文詩云憂心悄悄以下當在貉稽曰之前與上章合為一章

改定 君子之厄章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也無上下之交也詩

云憂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殞

厥問文王也

兩末句咨嗟嘆想絃外餘音有含蓄不盡之趣

問聞也古字通用○因孔子而及文王孟子之意以文王比孔子也詩云以下簡策錯亂誤倒在貉稽章後注家遂以為告貉稽之言意義不通且果孟子為貉稽引詩則當有次第安得先孔子而後文王乎

賢者以其章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叠字複句。妙有逸致。○上下抑揚。有傷今思古意。

孟子謂高子章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皆喻也。至末句。已露正意。仍借喻來說。何等輕便。即如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皆是此等句法。○用不用二字。是眼目。

山徑。山路也。蹊。如牽牛以蹊人之田之蹊。山路屈曲處。別為蹊。以取捷。間。為蹊之間也。○今如字讀。

亦分別意。路不必大路。用則成路。不用則塞矣。路字與塞對。而又與徑蹊有別。從地勢謂之徑。從人行謂之蹊。並不拘草之有無也。草死而土見。斯謂之路耳。○為作也。間。少頃也。與夷子憮然為間同。

高子曰章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此原無甚深意。但將是奚足哉。十三字。一氣讀。則文理得矣。

聲猶言樂器。○趙注。追。鐘鈕也。蠡。欲絕之貌也。追讀為綻。說文糸部。綻。以繩有所縣也。鐘鈕亦所以縣者。故謂之綻也。蠡之言務也。如刀之務物。楚辭覽芷圃之蠡蠡。又通於禾黍離離字。此蠡蠡欲絕之貌。正本諸禾黍之離離也。黍實下垂。其蒂之系。微細欲絕。亦有如鐘之下垂。其鈕欲絕。所以稱離離矣。○此孟子微詞。中又斬斬截截。急挂其口。而使之自解。只是奚足哉四字。盡之。是者追蠡也。



追蠡為考擊所致得毋門軌之齧是馬力歟只此一語而年世久遠非一朝用力所能到意隱隱可見○廟門二丈一尺路門一丈六尺五寸應門二丈四尺豐氏云城門惟容一車非也至以九軌一車較用多少尤謬孟子意只重日久略過車多若謂車多則軌深豈不與高子用多則鐘敝一樣耶○軌是軸之大名此借為車轍以轍之廣狹隨軌而定也考工記匠人經涂九軌注云軌謂轍廣乘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城中之途四出而車散又皆沙土則轍之淺深不可以為準唯城門用石可以準矣故以為喻耳○古之駕車通以四馬大夫以上皆然惟士則駕二故兩馬之解說者紛紛不一或曰國馬公馬是也古關隘郵驛皆有都鄙所賦馬供往來之用謂之國馬此民間所出馬也至公家乘車及鄉遂賦兵牽載任器則馬皆官給謂之公馬總畜之公牧者也要之行城之馬祇此兩等然則兩馬謂兩等馬耳或曰孟子所云兩馬未必指士之車蓋偶舉之何則言其轍迹深為日久車多所致則當以通用之車曰四馬如駟不及舌即以馬之少者亦當用安車之一馬今

云兩馬之力殆猶子曰后稷天下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哉云爾古人文義有從實證出者有從虛會出者此等處固宜虛會耳或曰兩即車非一二之兩蓋兩一車也一車兩輪故謂之兩此言豈一車四馬之力所使然與此數說皆未安不知竟仍貼禹說古駕車之法夏駕二馬謂之麗殷駕三馬謂之駟周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馬謂之駟孟子之意若曰不知禹聲曷觀禹跡彼城門之軌道止一達車從中央禹以來蓋閱千八百年於茲殷之駟於此門也周之駟亦於此門也而謂門限切深猶是夏先王兩馬之力與此正足破高子以追蠡尚禹之聲之說視舊注較明白矣

齊饑章

通篇借言格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眾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撓望見馮婦趨

接元妙

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發棠之舉。偶一為之耳。久於齊而道不行。孟子亦將去矣。棠之發。不發齊之君臣事也。孟子而與之。則已。馮婦其行矣。歷叙馮婦之見笑於士。而孟子之無為。此態斷也。止借一馮婦為況。下止叙馮婦之事。并不補足發棠之不可復文。情絕妙。

殆不可復問辭也。不言乎省文。是臻亦欲孟子勸而發之。非恐其不可也。善士猶貴士也。論語求善價而沽。諸善價亦貴價也。則之野則字緊折。見不可然而然之意。棠到下車句。與召詰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句法相類。而微不同。此章叙事。見獵心喜。故態復萌。全在則之野三字。或以上則之三字為一句者。大謬。春秋棠邑有三。一宋魯之界上。隱公五年春。矢魚於棠。是也。今魚臺縣。一楚邑。伍奢長子尚為棠君。是也。今六合縣。一齊邑。棠萊邑也。齊靈公十五年。滅萊邑。故為齊有。孟子為發棠。即是也。今即墨縣甘棠鄉。蓋發棠之舉。在孟子前。至齊為王誦孔距心之後。古所稱諫行言聽。

膏澤下於民者。當不是過。惜乎常道不行。殊恩難再。苛政猛於虎。用是回。孟子之車耳。是可嘆也。

口之於味章 兩扇對發格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文章上下兩截。用疊法。有換意。不換句者。有換意并不換字者。如今王鼓樂等篇。上下同。此鐘鼓管籥等句。而止以舉疾首舉欣欣分寫憂樂不同之意。此換意不換句也。如此篇上下兩截。同一性命二字。而所用之意不同。此換意并不換字也。文章中用疊法。變幻至此。直是出神入化。上段口之

於味五向作疊下段對上若用父子之於仁等句作疊便屬呆板妙在倒說仁義禮智等子前便覺變化

人有心即具不得不然之理仁義禮智根於心是也。有耳目口鼻亦具不得不然之理。告子所謂食色是也。章內二性字前指在形之理後指在心之理。孟子認在心之理謂之性直指以為善而在形之理則不謂之性也。本文明白易曉而宋儒猶瞶瞶者何耶。命即氣之運於不得不然者也。有分賦之限有逆順之運。章內二命字前指分賦之限而意重分乏邊後指逆順之運而意重運逆邊。仁之於父子至於聖人之於天道皆以逆境言仁之於君臣如舜之於瞽瞍則仁或不得於父子義之於賓主以下放此。注引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蓋謂沮孔子事也。此事載於墨子非儒篇乃墨者造之也。當孔子至齊以景公之庸懦豈遽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此必晏子薦之故也。及其不能用孔子此必晏子所痛心焉。何有反沮孔子

事哉。晏子以儉著春秋之後墨子之徒假其說以難儒者耳。尚論者不可不辨也。○聖人之於天道如孔子不能得位行道是也。天道以時運否泰而言非謂天理言聖人當否塞之運亦有挽回之道。其有不能者有命存焉。然不托命而忽視焉。○者非誤字人非羨文。

浩生不害章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文章須要講分寸。如此篇分寸都在二之中四字。四之下下字蓋正子之為人固善人也。善人二字足以盡正子而孟子又綴以信人句以正子為善人則有餘以正子為信人尚未足則此兩句中間

上文從善信一直說下故至末特為折出

便已暗伏末節中字文章

中分寸之法從此可悟  
可欲猶言可好天下可好者莫如善而樂正子好  
之所以為善人也孟子嘗亦謂樂正子其為人也  
好善可見此就念頭言非指其為人之可欲○有  
諸己德之實也充實德無不實也○大而化之之  
謂聖蓋自善至大雖有等級猶是通人之賢者至  
於聖則超然絕類混融圓活無復通人習氣故曰  
化之也如鳩化為鷹之化非泯然無迹之謂○聖  
而不可知之謂神如夷惠伊尹小成之聖也孔  
子則大成之聖湯武反之之聖也堯舜則性之之  
聖堯舜孔子即所謂不可知之神歟蓋以人而言  
神亦聖人矣以德而言聖之上有神又高一等孟  
子蓋就聖中勘出一神姑為之品題耳非常例定  
目也苟泥斯語必謂聖人之上別有神人則大人  
之下果有美人耶○二之中樂正子自善人起步  
進造信人即所謂二之中中字內見進步經過多  
少用功之意○注引尹氏曰自善至神上下一理  
擴充而至神然此章本無擴  
充之說唯其言累累上而已

逃墨章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  
已矣。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  
招之。

逃是離叛。歸是歸降。  
受是受降。用字妙。

逃墨逃楊。此亦互見之耳。逃墨之人。始既歸楊。及  
逃楊。勢不可復歸墨。而歸儒。假令逃楊之人。始而  
歸墨。及逃墨。亦義不可復歸楊。而歸儒。可知也。亦  
有逃楊。不必歸墨。而即歸儒。逃墨。不必歸楊。而即  
歸儒者。非以兩必字例定如是。逃其如是。歸其以  
斷兩家之優劣也。注非○從而招之。謂恐其復放  
而羈其足。孟子蓋言歸則受之。以教之。不必慮其  
復逃。而豫拘留之也。下文所云。夫子之設科也。往  
者不追。來者不拒。是已。注  
謂追答其既往之失。不是。

有布縷之征章

先將三征平列在前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重一緩字下言不緩之弊

用一緩二之法。用得最活。凡視時之後。先事之緩。急民之肥瘠。一為之斟酌。不失搏節愛養之道。皆是不必拘夏秋冬分屬看。注兩稅。夏秋二稅也。三限限三時也。夏稅至十二月。是歷夏秋冬三時。秋稅至明年二月。是歷秋冬春三時。蓋不與布縷取之夏粟米取之秋力役取之冬者同。而其不并取以紓民力則同也。

諸侯之寶章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

及身。

為當時諸侯好寶者發。借他寶字指出三件極重大者。見寶在此而不在于彼。

盆成括章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

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才無大小。不聞大道大亦小也。

孟子之滕章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賤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

足以五字妙

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此章見孟子之大

上宮蓋地名。○若是乎是驚訝之辭。○或婉言匿其實疑其竊也。○曰殆非也。此非或人之言亦孟子之言也。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乃自問而自答之之詞。告子篇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文法正與此同。下文曰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孟子之意蓋謂從者固非為竊屨來也。然予之設科如此。則亦有所不能保矣。語意抑揚而詞氣固不隔也。○夫子之設科也。趙注云。夫我設教授之科。明是漢人經文不作夫子子乃予字。而夫音扶。此作孟子語。適足見聖賢之大。作或人語。仍是意含隱諷矣。○往者是畔去者。與來者反對。注以不保其往釋之。不妥。

人皆有所不忍章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詘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詘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

前三段俱用人字領起。此論之後一段因類推說。以戒學者。故特用士字領起。

連下幾個人能充字。而緊接以是皆穿窬之類。勢如建瓴。分明畫出達字光景。○前雙言仁義後只言義。不言仁。前於穿窬之外。又叠無受爾汝一層。後只單收穿窬。學者正可於參差錯落處會其語意之妙。觀其文字之奇。

人皆有所不忍，注氣質之偏一句，失正意。張南軒偏以物蔽解得之。○仁義只達不忍不為二句已盡，無害人無穿窬，指出不忍不為之心，使人知所達耳。此實上文，非申上文也。○窬，竅也。穿窬是一事，非兩項。○三個人能充是一樣，無所往而不為義，即是義不可勝用，蓋無穿窬之心，偏在廉介上，無受爾汝偏在差惡上，是於義中分折言之，非申說也。○音義云：丁曰：字書及諸書並無此銛字，郭璞方言注云：音忝，謂挑取物也。其字從金，今此字從食，與方言不同，蓋傳寫誤也。說文：金部，銛，從金，舌聲。段玉裁注云：舌字非聲，當作丙聲。丙，舌貌也。他念切。然則以言銛，卽是以言丙。魏校六書精蘊曰：說文，丙字音忝，象舌在口外，露舌端舐物也。人有持短長術以言銛人者，孟子斥爲穿窬，是銛誤爲銛，又銛誤爲銛矣。

言近而指遠章

虛裝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

實指

近

遠

約

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言守雖并舉，觀末節意，則孟子重守一邊，舉言以例起守也。

求於人，暗指乎天下，自任，暗指修其身。

堯舜性者章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各下四句，是贊詞，不是推原。

言堯舜湯武之德以勸勉學者也

動容周旋中禮四項堯舜之性者固如是湯武之反之者亦如是所謂及其成功則一也至於四聖之優劣非此章所論矣○經德易所謂恒其德也書曰經德秉哲○祿福也詩云豈弟君子于祿不回孟子蓋鍛鍊詩語而用之也○于祿亦是美事故子張學于祿孔子不在其非且告以于祿之道曰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然則經德不回以之于祿言語必信以之正行此乃學者之常事若夫經德不回而非以于祿言語必信而非以正行則盛德之至非聖人不能矣三代以下儒者恥言于祿遂疑正行與于祿不可並論趙氏乃謂其欲以正行為名非古義也○正行正者謂有所期而正之也公羊傳戰不正勝亦兼期字意○動容中禮至言語必信法也有物有則之則夫子所謂矩是也行法於身而聽天之命前篇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正與此同

說大人章

巍巍即指下文

金丹要語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棖句法對待

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句法一變

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此句不變妙

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此句不變妙

何畏彼哉○回○應○首○節

此即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之意而少露然說來似易而當此境界非實有所以內重者不能然耳○三段內形容點綴是丈家設色之法與下制字正相反

藐之須於平生養氣工夫得力非方說時可遽得勿視非矚目不視之意只是漠然空之不實之目中易所云行其庭不見其人也是也○音義曰巍音巍丁云當作巍是經文本作魏作巍非也○注云棖棟也題頭也顧數尺之義未詳蓋屋庈淺則雷短屋高深則雷長雷長則筵宇暗而瓦易下迤



於是於椽桶之外別加椽題覆於椽上使際際昂起則宇際軒敞如鳥翼之張矣然不施椽題者雷水順下既加椽題而有數尺之昂起則雷水且逆上而溢漏於是於瓦下椽上施薄板而以泥傅之上為筒瓦使雷水雖稍逆猶下流而中溢既加薄板施泥塗載厚重之瓦則一切薄櫨楣棟皆必以鉅厚之材承之舉一椽題數尺而屋之壯麗宏遠皆可推已以下基言之則數仞之堂以上宇言之則有數尺之椽題不言宮室之壯盛而自在其中矣

養心章 單起雙承格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首句是主以下一正一反

為人不出指稟受學者用功並指○先儒有無欲主靜之說曰寡之又寡以至於無與孟子之意霄

金丹要語

蘇轍曰

壞矣若欲無之則廢人倫絕恩義併其良心斷喪漸滅不至槁木其形死灰其心則不已滅也

曾皙嗜羊棗章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

爽若哀梨快如奔駒

不忍二字是主意獨字是眼目諱名三句亦譬言以發獨字之意○曾皙之於羊棗有獨嗜焉故曾子不忍食之中從膾炙生波前伏後解妙在隨口生喻如道家真輕新靈快之文羊棗非棗也乃柿之小者初生色黃熟則黑似羊矢其樹再接即成柿矣其葉似柿而不似棗俗呼牛奶柿一名椶棗即說文所云椶棗而爾雅之遵羊棗也

萬章問曰章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

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闕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  
慝矣。

叙鄉原鄙薄狂狷處。即以上形容狂者之言狀。為  
鄙斥之詞。鄉原既代狂者。述其言。孟子又代鄉原  
述狂者之言。一口而為三人語。絕妙文情。○前說  
思狂狷後說惡鄉原。兩截文字。妙在中間於鄉原  
口中譏刺狂狷。聯合巧妙。○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與前不得中道而與之。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  
之。兩與字相應。惡似而非者。數惡字與前兩思字  
相應。惡似而非者。指鄉原也。乃先帶出惡莠惡莠  
惡利口。惡鄭聲。惡紫。何等恣肆。○前叙思狂。輕帶  
狷字。分作三層。上二層寬衍。下一層實發。合其長  
與短。兩面說來。狂態乃真。又補叙狷。一層繳足。綿  
密無滲漏。可指後路。鄉原賊德。意本一串。文分兩  
層。鄉原二字不用。實寫只從譏狂。狷一面醒出不  
獨上下聯絡有致。影炤有情。而運筆亦極省便。輕  
鬆入妙。說賊德一層。淋漓透切。而反經一着。徹底  
澄清。獨能窮原探本。省去多少間葛藤。真羽翼世

教之  
鴻文

不忘其初。言介然特立不改其舊也。注似失之。○  
不得中道。四句原是孔子語。孟子鎔化為己語。故  
孔子下不著一曰字。非脫之也。○中道之道。論語  
作行道古字。衛所以訛。○朱子注論語則曰。牢孔  
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注孟子則又曰。琴  
張名牢。字子張。孔門諸弟子中。獨此一人。注之至  
詳。至悉者。誠恐為舊說所誤。以琴張為顓孫師也。  
臨尸而歌。此莊子荒唐之言。直不可信也。據左氏  
昭二十年。琴張與宗魯友。聞其死。而將往。弔之。則  
其篤於友誼。不背於人倫。可知矣。烏有臨友人喪  
喪而歌之事哉。如莊子所載。是孔子推崇其曠放  
之行矣。與欲歸而裁之之心。不自相刺謬邪。孔子  
曰。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琴張等之狂。不過肆  
焉而已。所謂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  
其行。而不掩焉而已。如莊子所稱。則蕩也。孔子安  
取哉。○注又引檀弓。以證曾點之狂。此未考也。春  
秋昭公七年。季孫宿卒。孔子年十七。曾點侍坐。次  
於子路。子路少孔子九歲。則點更少少矣。是曾點當

季孫卒時不過七八歲，烏有臨喪而歌之事。檀弓之書，出於魯繆公之後，戰國之時，其時莊周之徒興，以臨喪不哀為知禮意，頗附會其事於七十子之徒，為檀弓者不能辨也。孔子所稱為狂者，曰進取，曰簡，曰肆，皆謂其志識高遠，不屑屑於世俗，汗濁之為耳。安有廢禮傷教之行耶。○其志嚶嚶然，嚶字雖從口，然既曰志嚶嚶，則當偏屬志，不當挾言作解。程注與聖人之志同，及堯舜氣象，並不穩當。刪去。○狂者又不可得，此句虛活，蓋言狂者若不可得耳。○曰何以是嚶嚶也，曰字孟子替鄉原叙其意耳。是字指下文，猶言惡用如是之嚶嚶為哉。○則曰則字作每，輒字看。○踽踽無所親也，詩唐風杖杜篇，獨行踽踽是也。不必添不進二字，涼涼寒冷之貌，此亦刺狂者也。注分屬狷者非是。○為斯世也，言為斯世之所為也。注非。○善斯可矣，善圓執不乖之意，即所謂同合者。○闔掩也，取義於掩門耳。鄉原亦非全無知識者，其於流俗汙世，豈甘心無所是非哉，但其主意在希世，故掩閉吾之知識，不少露出焉。與人無異，同無可否，一味謹愿，以投乎世人之好，故曰闔然媚於世也。○善斯

可矣，是鄉原的肺肝，闔然媚於世，是鄉原的影子。○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趙岐本萬章作萬子，注云：萬子即萬章也。惟章首既錄其名，此忽變文者，蓋孟子七篇其於究論古帝王聖賢言行，惟萬章獨勤以詳，孟子之功莫大於尊仲尼稱堯舜闢楊墨，而此章又終之辨鄉原，以立萬世之防，實萬章相與發明之。此章則其問答終畢之事，故特著子稱焉，以結七篇之局。○非之無舉也，二句概舉其失，曰非，細數其失，曰刺。○佞與利口，並是口才，姦譎巧佞，顛倒黑白，謂之佞，便捷儉利，使人輕信，謂之利口。佞在巧言，一偏利口在捷給，一偏。○經只是中而已，自其無偏而謂之中，自其不易而謂之經，其理原其人心，天下古今之所共由也，則亦謂之道一也。夫表正則影直，經正則民興，邪慝消滅，無復惑眾者也。注雖有邪慝句，不貼本文。○反經反字對邪慝說，邪慝畔道離經，故君子必反之也。當日異端邪說日新日盛，雖欲辨之，有不可勝惟此大經乃庶民所共有，必先正其大經，使天下之為庶民者皆返乎正，則道德自一，風俗自同，反經二字，真辨異端息邪說之大權也。而操其權者，

必歸之君子惟君子有政教之任有家國天下之責故可以繼堯舜之道此一段不獨通章結穴實為一部孟子大結穴孟子欲行王道正人心究而知道之不能行也不得不以明道自任而其明道之功在願學孔子故以孔子之思狂狷惡鄉原發明其旨隱然見已不能為在上之君子操政教之權以正庶民之趨向徒以其用思用惡之心與天下後世共示之而已矣故思字惡字篇中連提之正是一篇眼目而歸結到君子隱然見若在上之君子何患乎邪說之行看斯無邪隱矣句孟子有無限企慕無限感慨神情於言外見之

由堯舜章

四段平叙未寓含蓄格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

客中客

主中客

客中客

主中客

歷叙見知聞知本欲歸根於末節乃至末節却無一見知聞知字奇妙無比

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客中主

主中客

客中主

主中主

意在見知用聞知作倒陪之法一連四層由遠而近通入山盡水窮無可挪移處仍作婉宕之筆以留其勢而活其神不敢顯然自附於見知又隱然不甘預絕夫聞知遙遙百世後必將有聞知者則今之見知者豈宜無人細玩然而則亦四字緩口推去却滿心就來情致纏綿低徊欲絕此篇平叙四段而未段叙法變換去聖人之世四句文法排宕上二句接百有餘歲說下二句又推出居之近來雖不明說出已而已之自任已躍躍言外然妙於劈頭從堯舜起直至末句不曾說出一道字此真文之全從空中結撰而出者而孟子之於道若心有所遇目有所見又若手有所指焉者七篇

所言即孟子之見而知之者也

見知聞知之知是真透實得非耳目影響○太公姜姓呂氏詩疏宋書符瑞志云名望金石錄太公碑亦云名望孟子曰太公望則其名望審矣史記望子之說不足據也史記又曰名尚大明篇曰維師尚父則豈得謂名尚耶師其官名也尚父其號也○大戴禮帝繫篇言堯娶散宜氏之子則散宜蓋古諸侯之國但歷考諸書皆云氏散未有言復姓散宜者馬融論語注云散氏宜生名公羊定六年疏舉散宜生與處不齊對以證二名廣韻散字注言散姓通志氏族略四有散氏宋趙明誠金石錄散李敦銘引宋呂大防考古圖曰是武王器武王時散氏惟有宜生季宜其字君奭篇曰亦惟有若號叔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此在成王時號叔為君之叔祖固難名之其餘四人則皆名之也宜生既為名則敦銘所謂散季李當為字而散為氏矣散既為氏則散宜生非復姓又可互相為證也且帝繫原未言散宜生豈若公羊疏正言文王之臣散宜生歟○去聖人之

世四句孟子欲以見知自認然孟子實不曾見知所以不免有個餘旋○然而無有乎爾二句上無有指見知下無有指聞知爾者辭之終也乎爾者決絕之中尚有餘望也孟子於孔子私淑願學以其世與居之近乃欲自附見知者其毅然擔當不推讓如此孔子時見知既有如顏子而孟子自占高一步蓋不肯以見知讓他人觀其答公孫丑問顏閔曰姑舍是可見○林注云此謂見知之必無也不惟非孟子之意而後先辭語不相應且既謂之決無見知聞知者矣乃言世之未遠言居之甚近何為又孟子魯鄒邑人非鄒國人本文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是其正証若果為鄒國何不係諸國而必係諸居耶林注可刪○孟子一生學問在願學孔子故以此章為七篇之結夫道無所為統也為道統之說者失孟子之教矣

孟子論文集卷之七大尾

明治十四年十一月二日版權免許  
同十五年十一月 出版 定價金貳圓

手錄 熊本縣士族 竹添進一郎

清國天津在留

出版人 奎文堂 東京府平民 野口 愛

東京日本橋區吳服町六番地

